

0007 菩提道次第略論 20140421-a

主講法師：上_良下_因法師

2014 淨律學佛院

《菩提道次第略論》監院法師慈悲、諸位法師慈悲，諸位同學：阿彌陀佛
首先請大家發菩提心：為了利益如虛空般的如母有情而來聽聞佛法，同時
根據“聞法儀軌”生起正確的心態來聽聞佛法。

各位請翻到講義第三十二面，我們還是接著介紹“根本修信”後面的最後
一段，在這個文最後倒數第五行這裡：

如此串習，縱見師有少過，然心執取其功德品，故亦不能障礙信心。

我們這個地方是要講：“親近善知識儀軌”當中，第一個就是意樂。為什
麼我們能夠依止善知識，能夠視師如佛，它的意樂從哪邊來的？意樂從兩個地
方來：第一個，觀功；第二個，念恩。

觀功是觀察上師的功德，多看他的功德、不看他的過失。你慢慢養成這個
習慣的時候，你自然而然就能看到他的功德。就像我們看到有的人的個性就是
有兩極，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有的人他習慣去看他人的優點，有的人習慣性去
看人家的缺點，這是種習慣性啊！

所以當你習慣看你上師的優點的時候，縱然看見師長有少許的過失，你也
不會放在心上——當然這個過失不會是很嚴重的。而你會不斷不斷執取他的優
點，因此之故，你跟你上師之間的緣就能夠越結越深，當然你也就能夠得到師
長，乃至三寶的加持。

有人舉個譬喻：就像樹一嚮往東邊長，你突然把它砍下來，它還是會往東
邊倒，這是一種慣性；同樣的，今天你不斷看你上師的優點，這也是種慣性，

而這種慣性是可以培養的。就我們前面講的多看優點的好處——對自己修行的功德利益。你多看優點的時候，對於你未來學法它有個決定性、關鍵性的重要，因為內心執取他的功德品——上師的功德的部分，“品”就是品類。所以不能夠障礙對上師的信心。

下一段，舉個例子：

譬如阿底峽尊者持中觀見，金洲大師持唯識實相見，由見門中雖有勝劣，然總大乘道次及菩提心，皆依彼師方能獲得，故執金洲大師為其諸上師中無有能匹敵者。

譬如阿底峽尊者是持中觀見的見解——中觀應成派的思想，而金洲大師是持唯識見——唯識的實相見。當然根據藏傳的佛法的看法，他們認為唯識見還是執依他起為實有，他們是這麼看法的。所以他們在四部當中，佛法的四部——有部、經部、唯識、中觀，他們把中觀見認為最殊勝、最圓滿的，認為唯識見還不夠徹底，所以稱為見門中有勝劣的差別。但是在總的大乘道三士道的次第的傳承和七重因果菩提心修法的傳承都來自于金洲大師。所以阿底峽尊者就執——“執”就是內心深深地執持——金洲大師是他所有上師當中“無有能匹敵者”，是最殊勝的上師。我聽益西堪布在講這段文的時候說：阿底峽尊者在提到他上師的時候一般就是當胸合掌，但提到金洲大師的時候，手掌在頭頂上合掌，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雖然說他的中觀見是由明瞭杜鵑——另外一個上師得來的，但是在他心目中，他認為最重要的上師卻還是金洲大師：教導他道次第，還有入大乘道的根本——菩提心的法門。應該說是兩個：一個是見傳承，一個是加持派的行傳承；兩種菩提心的傳承都是從金洲大師那邊來的：寂天菩薩的自他交換的傳承，還有另外一個，七重因果的傳承，都是從金洲大師那邊得來的。而菩提心是整個

大乘的根本，所以他提到金洲大師這個根本上師的時候就特別的恭敬，甚至在提到金洲大師的時候，內心感動啊，流淚，對師長是這樣的一種信心。

當然這個都是：一方面是他過去生的善根，能夠有這樣的善根。再來就是不斷地觀功——觀察上師的功德。他如果真的要看見解上的差別，金洲大師是唯識見，那他只能看見解上的話，他可以有很多話可說了。但是他不這麼看，連見解上的差距，他都能夠放得下。

這是講到第一段，觀察上師的功德——觀功的部分。

看到：

己二、隨念深恩而起恭敬。

第二個善巧就是“念恩”——念上師的恩德。

看文：

《十法經》雲：“我於長夜漂泊輪回，尋覓我者；於長夜中為癡所覆，從睡眠中醒覺我者；沉溺有海，拔濟我者；誤入惡道，示善道者；束縛於三有牢獄中，解放我者；長時為病所苦，作良醫者；我為貪等猛火燃燒，作為雲雨而息滅者，應起此想。”

用七種譬喻來觀察上師對我們的恩德。

第一個，我們在長夜的輪回當中不斷地漂泊，頭出頭沒，而上師——尤其是一個具有證量的上師，在輪回當中，茫茫的眾生當中，不斷地尋覓他的弟子。所以從古到今，只有弟子棄舍師長，從來沒有師長棄舍弟子的。而且師長對弟子的教授，有時候還是生生世世的。縱然他沒有神通力，但是他有這樣的願力，一樣的，能夠在未來世師徒之間相逢，然後繼續教授。這是第一個，在輪回漂泊尋覓我的師長的大恩。

輪回當中是很苦的，而願意來輪回苦當中來度眾生，各位去體會一下這是什麼樣的大悲願力。比如說今天我們在山上過的生活是很清閒的生活，到山下去就覺得躁動不安，就想趕快上來——我們不過是下山幾天，就覺得不太想呆了，何況說來到輪回這個大海當中，在茫茫的眾生當中去尋覓他的弟子，然後要教導他，使他得到解脫。這是很強大的悲心。

第二個譬喻就像在睡眠，而且是重度的睡眠、睡死了一樣。在長夜當中不斷地“睡眠當中醒覺我者”，就是說我們在長夜的愚癡的睡眠當中，就像重度睡眠，跟死了一樣——我們並不覺得三界是不好的，但是我們的師長把我們從三界的那種愚癡當中、系縛當中拔出來。這是種癡煩惱：我們總覺得三界是很好的、很可愛的，生活條件也很不錯……但是上師把我們給拔濟出來，使我們不再貪著三界，使我們“醒覺”。

第三個，大海。“沉溺”三有的大海當中來“拔濟我”，大海茫茫，頭出頭沒的，上師來救拔我們。

第四個，“誤入惡道”，來“示善道者”。“惡道”不一定是三惡道，就是說我們誤入歧途。比如我們今生因為過去生的善根得到這個人身，但是因為隔陰之迷，所以可能過去沒有學佛的時候，造了很多的惡業，但因為我們上師的引導，使我們瞭解原來這些都是惡業，然後恢復我們過去生的善根，繼續回到修行的正道上，這是上師的恩德。

第五個，“束縛於三有牢獄中，解放我者”。“三有”也是三界。三界就像牢獄一樣，桎梏——捆綁得死死的，不能出來。誰幫我們從三界當中得到解放呢？當然也是我們的上師。

第六個，“長時為病所苦，作良醫者”。我們眾生都有煩惱的病、愚癡的病……乃至種種業障的病，這個病苦惱我們的身心。那誰能夠救拔我們？能夠

醫療我們？也是上師。他為我們教授佛法，告訴我們怎麼樣離苦得樂的法門，甚至有的上師還能夠加持我們，使我們從病苦當中得以脫離。

第七點，“我為貪等猛火燃燒，作為雲雨而息滅者”。我們內心熾然——生死熾然、貪煩惱很熾然，這個時候是誰“息滅”我們的貪煩惱呢？“作雲雨”——下雨來“息滅”我們的貪煩惱呢？就是我們的上師。他為我們說法，指引正道，使我們心中的貪煩惱的火焰，慢慢、慢慢地熄滅，乃至於無，這是上師的恩德。應起這樣的想法。

這七種譬喻你多去想想，對於教導你的師長們有這樣的功德。你這樣常常去想的時候，就能夠憶念他的恩德：想想過去本來是愚癡、無明，因為師長的教導，我才能夠離開愚癡痛苦，就能夠憶念上師的恩德。你對於你上師的恭敬心、皈依的心就能生起，這時候就能得到教授的加持。

接著看下一段，意思一樣的，但是多引各方面的經論來幫助我們理解，幫助我們加深我們的覺受。另外補充一點：剛才《十法經》這段文，在《廣論》引出《十法經》文的時候，善財童子因此隨念——憶念上師的恩德，因此內心感到非常的感恩，極為感恩，因此痛哭流涕，非常感動上師對他的恩德。這個就是說對於上師皈依的量，生起的一種量，不然一個菩薩他是不會隨便的那麼動情緒的。

但是一個菩薩為什麼會感動，甚至落淚呢？我聽聽益西堪布解釋，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是說，像常啼菩薩一樣，看到眾生的苦、六道輪回的苦，因此內心極為不忍而流淚；第二個情況就是說，像善財童子憶念上師的恩德，因為念恩，所以內心感動而流淚。其實菩薩有這兩種情況會因此而落淚的。

接著看到《華嚴經》當中的開示：

《華嚴經》中亦雲：“我之善識說正法，普示一切法功德，遍示菩薩行儀道，專心思維而來此。

這是《華嚴經》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也就是《華嚴經》後面的〈入法界品〉。五十三參當中，他參到彌勒菩薩的時候，說他為什麼要來親近善知識的原因。“我之善知識”，我的上師來為我“說正法”的內涵、“說正法”內容，同時為我普遍地示現一切法的功德。

不止說法的內容，同時告訴我們修行正法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功德，然後以種種的善巧方便來普遍示現，使我們內心歡喜，也就是“遍示菩薩行儀道”，怎麼樣是菩薩的行儀的道路、法門。

“專心思維而來此”，我的內心“專心思維”——“思維”是一種憶念，我內心專心憶念上師對我的恩德，所以我來到這個地方，來親近我的上師、親近善知識。

底下接著說：

彼令生德如我母，哺功德乳猶乳母，令我遍修菩提分，此諸善識遮損惱。

“彼”就是善知識。“令生德”，令我生起功德——令我生起修行的功德、令我生起斷煩惱的功德，修跟斷二種的功德。本來我們不知道怎麼修行，善知識的教導使我們知道怎麼修行。因為修行，所以我們能夠斷煩惱，所以有斷修二種的功德。令我生起功德，就像我的母親；不僅生起功德，同時“哺功德乳猶乳母”，就像世間的乳母，她會將她身體最精華的乳來餵養小孩一樣，善知識會不斷不斷地來增長我們的功德。就是說他不僅使我們的功德從沒有到有，同時讓功德能夠增長，就像乳母在給小孩餵奶一樣，使功德不斷地增長。

“令我遍修菩提分”，成佛的道路稱為菩提道，使我遍修種種菩提道的支分。菩提道支分就包括種種的善巧方便——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上士道

當中又再分為藏、通、別、圓四種，種種不同的善巧。這些法門普遍令我修，所以這些都是成菩提道的支分。

“此諸善識遮損惱”，“遮”就是阻擋，阻擋我們內心的煩惱，以及煩惱所造成的種種的損害。就是因為有善知識在旁邊，所以我們就不會造惡業。

比如各位在僧團裡面用功修行，有師長的教授，有同學一起努力，所以要遮止煩惱就容易得多；但如果一個人住茅棚，要遮止煩惱，相對來說要花更大的力量，因為沒有師長在旁邊看著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像孩子一樣，要有父母看著，不然就會調皮搗蛋。所以師長就看著我們，可以遮止我們內心的損惱。

下一段：

解脫老死如醫王，如帝釋天降甘霖，增廣白法如滿月，猶日光明示靜品。

“解脫”眾生的“老死”，生老病死輪回的苦，就像“醫王”，“王”是種自在的意思；在一切醫療當中他可以得到自在，所以稱之為“醫王”。眾生有各式各樣的老病死的苦，善知識能夠善巧地醫療我們老病死的苦。或者像“帝釋天降甘霖”。“甘霖”就是說這個地方好久沒下雨了、乾旱了，突然老天爺降雨使這個地方，大家都能夠存活下去。這代表什麼呢？我們眾生被我們的煩惱所熱惱、所逼迫，這個時候善知識的法語滋潤，使我們的內心得到清涼，得到“甘霖”。

“增廣白法如滿月”，“白法”就是善業，增廣我們內心當中的善業。我們心相續當中的善業，因為有善知識的教授，還有善知識的加持——其實所謂“加持”並不是說一定放光、現瑞這樣子的加持，不是的。你在善知識、在師長的旁邊自然而然就能夠不放逸——當然你要有弟子相的話，就能夠得到師長的加持，就自然不放逸。自然能夠不斷地增長我們的善法的功德，不會放逸。

“猶日光明示靜品”。“靜品”是寂靜，就是究竟解脫的境界，佛陀不生不滅、究竟解脫的境界，稱為“寂靜”。就像太陽的光明為我們照耀一樣，使我們看得到路。因為有善知識的教授，所以我們能夠看到通往寂靜涅槃的道路。

下一段：

于諸怨親如山王，心不煩亂如大海，等同船夫遍救護，善財由思而來此。

一切“怨親”，“怨親”包括冤家、親厚的人、中庸這三品的眾生；像“山王”一樣，須彌山王是不動搖的：就算吹什麼狂風、巨浪也無法動搖須彌山絲毫，因為它太高、太廣。因為善知識的心安住在法性當中，所以對一切怨親乃至中庸的人，他心中都是平等的。平等什麼呢？平等慈悲：“為諸眾生不請友”，就是平等慈悲來救度一切眾生，像“山王”一樣。

同時也像大海一樣，大海很廣大，所以小小的風是沒有辦法讓大海起很大波浪的，大海平常就是平靜的；善知識的心就像大海一樣，不會被外在的境界所擾亂。

另外就像“船夫普遍的救護”，船夫看到有人掉到水裡去，可以把他從水裡救起來；或者船夫有那種過渡、度彼岸的意思，可以使眾生能夠渡到不生不滅的涅槃彼岸。所以“善財由思”維善知識的功德“而來此”。

下一段：

菩薩令我發大心，佛子令生大菩提，我諸善識佛所贊，由此善心而來此。

“菩薩”指的是善知識。善知識、菩薩令我發起廣大的菩提心。廣大菩提心的生起一定要透過善知識的加持、善知識的幫助。“佛子”也是菩薩，也是善知識。“佛子”令我生起大菩提心。我這些善知識們是佛所讚歎的：能夠在末法時代救拔眾生，都是佛所讚歎的善知識。“由此善心而來此”，“善心”

就是憶念善知識的功德，純粹是為了憶念善知識的功德，為了求法的善心而來的。

救護世間如勇士，是大商主及依怙，此等予我樂眼目，以此心侍善知識。”

“救護世間”，如果我們眾生的心都被煩惱的怨賊所損害，使我們造很多的惡業，甚至墮落三惡道，那誰來救護我們呢？“勇士”，也就是善知識，他能夠幫我們打退這些煩惱的怨敵，使我們得到解脫。

所以善知識是“大商主”。“商主”可以帶我們去取寶，我們自性本具無量的珍寶，但是被我們隱沒了。因此必須有“商主”——有善知識來帶領我們，去領取、去開發我們自性本具的珍寶，稱為“大商主”。“依怙”就是保護，一個依止、一個保護。

“此等予我樂眼目”，善知識給我們安樂、給我們眼目。在法尊法師翻譯的《廣論》裡面，他翻譯成“安樂並慧眼”——“慧眼”就是眼目，善知識給我們開智眼，開智慧眼，讓我們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讓我們能夠斷惡向善。乃至善知識不斷地加持，使我們能夠不斷不斷地斷惡修善，這是眼目。因為有眼目，所以能夠使我們得到安樂，這個就是“予我樂眼目”。“以此心侍善知識”，以這樣的這種念恩的心來面對我們的善知識。

底下是宗大師的總結：

應誦此偈而憶念之，易其善財而誦己名。

應當面對我們師長的時候，你要怎麼樣憶念師長的恩呢？就應當去誦《華嚴經》的這個頌文，或者前面《十法經》的頌文也可以，誦念偈頌而憶念。真正的不止是誦這個文，真的去體會、去觀察我們的師長過去怎麼樣像雲雨一樣，能夠息滅我們內心的熱惱？怎麼像大商主一樣，領著我們去采珍寶？善知識怎麼樣在無窮無盡的輪回當中、在長夜漂泊當中來尋找我們？一邊念這個文的時

候，一邊去憶念你師長所給你的功德，只是說把善財的名字改成自己的名字，我良因……改成自己的名字。

這個就是隨念深恩而起恭敬——念恩。你多去憶念善知識、師長的功德，這個時候你就能夠對他生起皈依的心，所以慢慢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思考方式。

西藏他們常說：“當弟子準備好的時候，上師會出現。”

你看一個有福報的人——我觀察很多學法的人，有福報的人他很容易就看到他師長的功德，而且學習他師長的功德。而一個沒有福報的人就是很會挑毛病——同參道友的毛病，甚至師長的毛病，而他心中仰望的善知識就像佛、祖師大德一樣的善知識，總覺得旁邊的師長不對勁。

當他有這種想法的時候，今天縱然他在釋迦牟尼佛的旁邊，都可以看到釋迦牟尼佛有問題。看律上，釋迦牟尼佛還有罵、呵責弟子，有時候呵責、罵的還很難聽。他如果用這種求過的心的話，他永遠遇不到善知識，緣起就不好。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去要求自己的弟子相，只會要求善知識要到達我的目標。如果沒有到我的目標，我就不跟他學，但是有沒有想到說自己是什麼樣的品類？自己是什麼樣的類——這種多大的福德，就遇到多大的善知識。

同時甚至有時候可能是同樣一位師長，但是你內心的作意不同——觀功、念恩，還是整天尋過，作意不同，你得到師長的功德也就完全地不一樣，類似這樣的公案相當多。

各位常常去憶念這類事情，不要老覺得說我們周圍的師長好像都是普通凡夫眾生，“我應該去找一位更好的師長”——心只往外看。往外看的時候，你這個弟子相不具足。你第一個緣起不好的時候，你永遠沒有辦法遇到真正的善知識。就算你跟善知識在一起的時候，你也是跟他擦肩而過，他對你也沒有任

何的加持力的。像我們看到很多的大德，他旁邊也有很多弟子，但是他的弟子並不見得完全的就可以得到這個大德的利益，這主要是心態的問題。

前面修觀功、念恩之後，這個是修意樂。

接著看到

戊二、以加行依止之理。

意樂就是說你生起視師如佛的心態，對上師生起皈依的心。有皈依的心之後，你必須要有實際上的行動，那實際上的行動就是加行——戊二加行的道理。

分三段：第一段、須以加行依止。

如《上師五十頌》雲：“此何須繁說，應作師所喜，不喜應盡遮，勵力觀彼等。金剛持自說，成就隨軌範，知己以一切，令上師遍喜。”

《上師五十頌》在藏傳可以說是一個根本，初學的都要學這個頌文。因為在藏傳佛法——其實印度佛法也是一樣，這還不只是密教，顯教也是一樣，對上師都視師如佛，這個是根本。

《上師五十頌》裡面他說：怎麼樣加行依止呢？“此何須繁說”，不需要很多時間去解釋。什麼意思呢？總之，師長所歡喜的你就去做，師長不歡喜的你就別去做，這個原則。不要說“我就是努力好好修行就好了，師長喜歡我怎麼做、不喜歡我怎麼做，都不知道，反正我就努力修我的就對了。”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對，但事實上有時候修、修、修，你在修我的我執。你並不在乎你的師長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而是在乎你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各位去體會這樣的心態：它的本質是跟我執相應的，那你這樣再修、修、修，就是在修自己的“我”。

所以一個作弟子的，他對於師長喜歡什麼的、不喜歡什麼的，他都會很注意。為什麼呢？就是希望跟師長之間有好的法緣。而不是說“師長喜歡什麼，

我無所謂，反正師長修的很好嘛，也無所謂，他應該也沒什麼喜歡、不喜歡的”，不是這麼想；或者有人會說：“我好好修行就好了，事相上有做、沒做都不重要！”事實上不是的。

你有這個心，像前面善財童子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善財童子他有對師長有這樣一種念恩殷重的心，或者像常啼菩薩對法湧菩薩有相當這種念恩生敬的心，非常強烈的話，他自然而然就會有他相隨順的作為。或者像密勒日巴大師一樣，它這個是相應的。不可能說你對師長不斷地觀功、念恩，結果師長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我指的不只是說生活上的事情（當然這個也包括在內），最主要是法上的事情。師長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都不知道的話，都不放在心上的話，那這個弟子相其實是不具足的。

所以這個地方說“此何須繁說？”你真的有心的人，你就會去注意什麼是師長喜歡的、什麼是師長不喜歡的。喜歡就應當去做，不喜歡的別去做。

“勵力觀彼等”，這個“彼”的話，就是說師長喜歡跟不喜歡的，你努力去觀察：觀察師長喜歡跟不喜歡的事情。尤其師長告訴我們什麼該做、不該做，這個都很明顯的了。但有時候，師長因為弟子的根機不到，他有時候不好直說，會做暗示的講，或者甚至做給弟子看，但是我們自己要去觀察，從這觀察當中去學習。

為何要這麼做呢？“金剛持自說”，金剛持佛他開示說：“‘成就隨軌範’。”我們今天成就一切法的功德來自于“軌範”。“軌範”指的是我們的上師，因為他能軌範我們，稱為“軌範”。一切成就的根源來自于上師。所以“知己以一切”，知道這個道理之後，我們就以一切“令上師遍喜”，令上師能夠普遍地歡喜。

在經典裡，法身大士見到佛，也是一樣要讚歎啊，恭敬吽，然後供養啊，希望令佛歡喜，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不是說“我今天修行，我就是專心地禪修——修止，或者專心地修悟空性，在空性當中這一切都是不重要的”，其實不是呀！法身大士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小小的悟解空性？

底下結論：

總之，應當勵力作師所喜、斷除師所不喜。

這是個大原則。不過呢，當然也有人會懷疑：如果師長要我們做的事情是不如法的，那怎麼辦呢？比如現在他告訴你：“你最近身體不好，晚上可以吃點飯。”如果你是個很堅持戒法的人，你認為這個事情不太恰當，那怎麼做呢？當然在這個地方也不是說，師長講，我們一定做，也不完全是；也是要以佛法來做判斷。

所以在《事師五十頌》裡面說：“非禮或不能，應善言婉謝。”“非禮”就是說上師要你做的事情可能是不合理的、不如法的。但是你要知道，上師叫你做不如法的，有時候不見得是真的要你去做，有時候是考驗你呀。所以“非禮”，或者是“不能”，自己能力真的做不到的，“應善言”——善巧的言詞來“婉謝”。你不能直接跟師長說：“哎，你這樣做不如法！”不能這麼說，要善巧地“婉謝”。但是有個很重要的心態就是什麼呢？內心不能起種種尋過的心：“你居然叫我做這種不如法的事情！你自己也好不到哪裡去！”不要有這樣的尋過失的心態。因為上師他會這麼說，有時候他的想法不是我們當下能夠理解的，我們修行的程度還不夠。

剛開始的時候，比如我們剛剛出家，我很有一片道心。很有道心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說“什麼事是我該做、什麼事是我不該做的”，結果他就很堅持要這麼做。如果師長要他做，他覺得不適當。這個時候或許你現在無法理解，

但修行久了，你就能夠理解了：有時候你現在覺得不如法，但事後你修行久了，你才會知道，原來在那種情況之下，那樣做才是最恰當的一個做法。所以有時候如法、不如法，這個不完全是我們剛開始初學的智慧所能夠理解的。

但不管怎麼樣，縱然明顯地跟律文、跟經論相違背，但是你也不要認為這個就是上師的過失，你還是“婉謝”也就好了，也不是一定違背戒律的事情就非得去做，也不是這個意思。但是就是“婉謝”，也不要對上師有這種尋過失的心態，這是一種弟子的厚道的品質。

你看瑪爾巴上師還教授密勒日巴上師……剛開始的時候還叫密勒日巴上師去放電。當初密勒日巴大師要來親近瑪爾巴上師的時候，密勒日巴大師過去沒有親近上師之前就會咒術——下冰雹，殺了很多的眾生，有殺人啊，後來他去親近瑪爾巴上師本來想要滅罪，結果瑪爾巴上師居然告訴他說：哪個地方村落的人，常來障礙我們這邊的修行人，所以你去放電來破壞他們的農作物。結果密勒日巴上師還是照著去做。當然這個是個很特殊的情況，為什麼？因為是密勒日巴大師的大根機，物件是瑪爾巴上師這種大成就，這是很特殊的情況。但不管有做沒做，密勒日巴大師他的心態就是他對瑪爾巴上師的信心還是很堅定的、不動搖的。所以就是說對於上師的這種信心，認為這個事情他做的如法、不如法的，這個不是我們現在的初學的智慧所能評量的，我們一個修行人要看好自己的心，這個最要緊。

第二個、略說令師歡喜的三種方式。

正式說明三種方式的內涵：

作師所喜共有三門：^一供養財物、^二身語承事、^三依教奉行。《經莊嚴論》雲：“以諸利敬及承事、修行而依善知識。”

做師長歡喜的事情，總說的話，有三門：第一個，“供養財物”。錢財或者物資，這是第一門；第二門，就是“身語承事”。如果你沒有財物，或者縱然你有財物，也要以身業跟語業的承事奉侍師長；第三門，意業的承事，就是“依教奉行”。

所以底下引證——引彌勒菩薩的《經莊嚴論》，裡面說：“以諸利敬及承事”，“利”就是財物的利養，“敬”就是身語的承事。“利敬、承事”這是兩個，利是一個，敬的承事。第三個修行就是“依教奉行”，依這三個來供養師長——做這種加行。

這是略說。

接著第三點、廣說。廣說這三點分為三：

第一點、供養財物。

此中初者，《上師五十頌》雲：“恒奉諸難施，妻兒與己命，依己誓言師，況諸動資財？”

《上師五十頌》說：“恒奉諸難施。”“恒”就是長時間的。就是對上師的這種供養——第一個是指財物上的供養是恒常地供養。恒常供養包括什麼呢？一些難以佈施的供養。比如說“妻兒與己命”，自己的妻子、兒女，甚至自己的生命都能夠佈施；當然這個主要是說對於修密法當中的金剛上師，而且真的也是一個經過長時間觀察的一個清淨的上師，有這樣子的這種完全的供養——身口意三業的供養，“妻兒與己命”。

供養誰呢？“依己誓言師”。“誓言師”在《廣論》上翻譯成“三昧師”——“三昧師”指的就是說跟自己有^三昧耶誓言，也就是修密法的上師，“誓言”指的是三昧耶誓言。將這些難施的施物來供養我們的上師。“況諸動資財？”何況是一切身外之物的一些錢財？錢財為什麼稱之為“動”呢？就是

說錢財是五家共有的，它是無常的，你看連性命都可以舍給上師。像密勒日巴、像常啼菩薩，他們連生命都可以舍給他的上師了，何況這種金錢以外的這種身外之物呢？這個是一種財供養的態度。

又如雲：“供養此即成，恒供一切佛，供此福資糧，從糧得成就。”

“供養此”，“此”就是上師。你能夠供養你的上師，就等同于恒常地供養一切諸佛。為什麼呢？因為上師是十方諸佛的代表。因為佛是很清靜很高的境界，而我們是很卑劣、很染汙的境界。這麼高的境界跟染汙的境界怎麼相聯繫呢？要靠上師。

就像在太陽光底下拿個放大鏡，就能夠聚焦把下面的紙燒起來。上師就像放大鏡一樣，佛力就像太陽一樣。太陽如果直接照，紙當然燒不起來，但經過放大鏡的聚焦之後，紙就能起火燒起來。

所以上師是十方三世諸佛的一個代表，所以你供養上師就相當於供養十方佛。因為你透過上師的媒介才能夠供養佛，因此你供養上師，所以十方諸佛也是歡喜的。

所以“供此福資糧”，供養上師的福德資糧，“從糧得成就”，從此福德資糧可以使我們成就佛果的功德。

這是第一個，供養上師的財物。

同時《廣論》裡面它有說：你供養上師財物的時候，假設說，你有兩個杯子，要供養上師，一個杯子是好的、一個杯子是差的。你如果把好的杯子留下來，把差的杯子供養上師的話，就密法來說就是犯戒了。就算顯教來說，這個也是不如法的；你應當將好的供養給上師，差的自己留下來。除非開緣的情況：除非上師本身他就不喜歡用好的東西——你給他好的東西，他反而內心不歡

喜。這個時候你再給他比較次一等的——當然也不能太差的，你就給他次一等的財物、物資來供養。

這是第一個，供養財物。

供養財物其實不只是在家居士，其實我們出家眾也是一樣的供養，你看密勒日巴大師他初見瑪爾巴上師的時候，他那時候其實他是一窮二白啊，根本什麼錢都沒有。

聽打：德利

校對：果滿 普靈

201702 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